

海派小说专辑

主编／魏绍昌

凤 仪 园

施济美著

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



鳳儀園

施 濟 美

大衆出版社刊行

★ ★ ★ ★

印 翻 准 不 • 有 所 權 版

鳳 儀 園

著 作 人 : 施 濟 美

發 行 人 : 丁 基

出 版 者 : 大 眾 出 版 社
上海新開路東斯文里四三七號
電 話 三 五 六 七 〇 號

印 刷 者 : 正 風 印 刷 公 司
上海新開路東斯文里四三七號
電 話 三 五 六 七 〇 號

經 售 處 : 大 明 書 局
上海福州路復興里四號
中國圖書雜誌公司

上海山東中路一四三號

版 初 月 五 年 六 卅 國 民 華 中

★ ★ ★ ★

2000 冊

元

: 價 定

海派小说

专 辑

大上海的毁灭
新路
花厅夫人
忘情草
两间房

黄震遐著
崔万秋著
林微音著
李同愈著
予且著

结婚十年正续
前程
凤仪园
绅士淑女图
退职夫人自传

苏青著
丁谛著
施济美著
东方蝦蛛著
潘柳黛著

创 造 社 作 品

专 辑

惆 怅
男 友
灵 凤 小 说 集
东 海 之 滨
招 姐

严 良 才 著
叶 鼎 洛 著
叶 灵 凤 著
倪 貽 德 著
罗 皑 岚 作

音 乐 会 小 曲
独 清 自 选 集
苦 笑
爱 之 焦 点
旅 心

陶 晶 孙 著
王 独 清 著
周 全 平 作
张 资 平 著
穆 木 天 著

责任编辑：刘华庭
刘争义

装帧设计：陶雪华

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目錄

小三的惆悵	一
愛的勝利	一三
尋夢人	三五
大地之春	四九
紫色的嬰粟花	六一
小不點兒	七九
癡人的喜悅	九七
藍天使	一〇九
秦湘流	一一九

珍珠的生日 一三五

三年 一四五

鳳儀園 一八九

無題(代跋) 二四七

小三的惆悵

我想應該先介紹一下本文的幾個重要角色：主人翁是我的三妹小三，配角是一羣小動物，而小貓小狗尤居首席。

小三因為排行第三，從小叫慣，長成也就懶得改口；如今已是個十七八歲的大孩子，然而，她那種愛動物的脾氣，我敢說：就是等她老到七八十歲也改變不了。可不是嗎？春天忙養蠶，秋天忙捉蟋蟀，夏天更是忙不過來，叫哥哥，知了……甚而至於螢火蟲，只差沒把蚊子蒼蠅也裝在籠子裏飼養起來。此外，年年買小雞買小鴨，她總是第一個起勁，可惜不知是小三與雞鴨無緣？還是雞鴨無福消受小三的深恩？憑她怎麼「鞠躬盡瘁」，到臨了雞鴨總是「死而後已」。除了這，在我回憶裏記得最深刻的：就是她四歲的時候，盤腿坐在假山石上，一手拿了個洋鐵罐兒，另一手伸出那又肥又短的手指頭，去拈那磚頭縫裏的西瓜蟲，直到裝得滿滿一罐兒才肯罷休。天啊！這種先天帶來的脾氣，就是到七八十歲又那兒會改得了呢？

這些且按下不表，話說今年早春時節，朋友送來一隻小狗，當時我們闔家歡喜，也闔家寵愛；一則因為牠小得有趣，二則也是憐牠小小年紀就離開了牠令堂大人的懷抱，所以我們竭力要使牠不感到「天涯淪落」之苦；然而，最能够始終如一安慰小狗的，卻只是小三一人而已。

第一件事，是替狗命名，大家七嘴八舌，不是嫌這個俗氣，就是嫌那個難叫，鬧了大半天，

好容易弄停當了，還是小三的意思：名字有兩個，中國名字叫「喜兒」，外國名字叫 Happy 顧名思義，其得寵可想而知。

其實，「喜兒」後來成了廢名，只是備而不用，通稱還是 Happy。

小三看護 Happy，可謂無微不至，夜裏帶牠睡覺，白天張羅飲食，沒事還照顧牠洗澡，真飢寒飽暖，無一不小心翼翼。

Happy 最愛亂跑亂走，記得有一次家裏來個客人，無意踏了牠一脚，Happy 不過叫了兩聲，表示微痛而已，可是我看見小三對客人怒目而視着良久。

我們給 Happy 買了一個藤製的狗窩，可憐小三素來不知道橫針豎線，那天卻忙了整整一個晚上，原來她在做活計，異想天開的縫了兩條「狗被」。

漸漸的，Happy 日長夜大了；原先大家不過愛牠小得有趣；誰知長大以後，一點兒也不好玩；一張半邊黑半邊白的陰陽臉，雖然五官端正，卻是說不出來的醜陋和難看；而且性子又不馴良，看見人，不管生張熟魏，總是一貫作風，亂蹦亂跳，亂叫亂咬；於是我第一個怕牠，恨牠，主張送掉牠；家中聞風響應，一致贊同，Happy 成了衆矢之的；只有小三還是始終如一，並無貳志。

後來，在小三的一再哀告之下，家中開了一次圓桌會議，會議的結果，是暫且將 Happy 從輕發落，「充軍」改爲「監禁」，於是 Happy 被關在客堂外的小院子裏去了。小三心猶未忍，

然而衆怒難犯，只好撅着嘴在一邊生悶氣而已。

那一天，也是合當有事：家中來了一位生客，不知是誰忘了關上客堂門？Happy 乘機搖尾而入，牠看見熟人尙且吶喊，碰着生人自然要咆哮；一陣「汪！汪！汪！」把個客人嚇得心驚膽戰，然而爲了要維持他的第一次登門的客人身份起見，只好故作鎮定，Happy 變本加厲又是一陣「汪！汪！汪！」其勢洶洶然；結果，Happy 越是神氣活現，客人越是坐立不安，母親也就越是跟着面紅耳赤。

客人走了，母親在大坍其台之後，一怒就要逐出 Happy，我連忙乘機進讒言：「這種年頭，養狗的確沒意思，牛肉這麼貴，人還吃不起哩！」

「而且院子裏的籬笆都被牠咬破，說不定牠將來跑了，倒不如——」二妹琪茵也來助威，於是我也和着說下去：「不如咱們把牠送掉，一乾二淨。」

母親聽了很以爲然；小弟弟是中立派，無所謂；傷心的只有小三，然而她孤立無援，只好「啞巴吃黃連，有苦說不出。」當時決定晚上就送，以免夜長夢多，又生變卦。

晚飯時，小三懷着滿腹的委屈，拌了一大盤狗飯，牛肉那麼多，怪不得 Happy 吃得搖頭擺尾的哩！可憐小三到底是萬物之靈，依依惜別，那頓飯就吃得垂頭喪氣的。

「這一來，Happy 成了『綠籬棄犬』了。」母親抱歉的說，滿桌的人都哈哈大笑；小三也笑，然而而是苦笑，哭喪着臉的笑。

「黯然銷魂者，惟別而已矣！」我還毫不知趣的調侃她：「得啦！天下那有不散的筵席。」

……」

忽然，琪茵使勁在桌子底下踏了我一脚，我留神注意，原來我這近視眼，剛才沒瞧見她的眼圈兒倒紅了，嚇得我不敢再開口。

晚飯後，差人將Happy送到小弟弟的小朋友家去，小三盤根問底的向小弟弟打聽那人家的尊姓？大名？什麼路？幾號門牌？電話號碼？真奇怪，難道她還要和狗打電話嗎？

天不做美，忽然風吹雨打起來，路又遠，送狗的人老不回家，小三心裏漸漸有點兒着急了。風雨越來越大，小三躺在床上，輾轉反側，不能入睡，既就心Happy着涼，又恐怕牠不得新主人的歡心，嘴裏老是嘖嘖咕咕的，琪茵瞧不過去，只好說：「送狗的時候天還很好，大概一路不致於淋雨。」

「聽小弟弟說那個人家也有狗，我想他們一定能够「狗吾狗以及人之狗。」』我也竭力忍住笑安慰她，誰知琪茵「噗嗤」一聲大笑起來，再一回頭，瞧瞧小三，她倒伏在枕頭上哭了。

幾天後，家裏接到一個電話，那不是Happy打給小三的，卻是牠的新主人打來的，據說：Happy忽然逃跑，他們尋了兩天，不知去向，非常抱歉。

小三得知這「不幸的消息」以後，真是快快不樂，走到街上，總是留心Happy的下落。我心裏又是好笑，又是着急，因為萬一Happy有什麼不測，主張送狗最力的就是我，豈不成了

「我雖不殺 Happy，而 Happy 因我而死」了嗎？而且，瞧小三那副喪魂落魄的樣兒，我非但對不起狗，也對不起人啊。

如天之幸，小三到底不知在那兒將 Happy 找回來了，不過弄得渾身泥漿，一點狗樣子也沒有，大概是飄泊的野狗生涯，才害得牠如此狼狽罷！母親看牠可憐，於是說無論如何這次不再送掉牠了。

俗語說：「討飯三年，官都不愛作。」Happy 當了一陣子的野狗，自由慣了，再把牠圈在院子裏，可就今非昔比，何況牠本來是個「性非和順」的東西？白天還好，更深夜靜，牠看見了一點風吹草動，就大驚小怪的「汪！汪！汪！」經牠一嚷，吵得我們的羅宋芳鄰不能安眠，於是推開窗戶「哇哇哇」的亂叫。結果，一邊「汪汪汪」，一邊「哇哇哇」，此唱彼和，再也不得安寧。

三天過去了，雖然這回我們不再打算將 Happy 送掉，可是，爲了睦鄰，爲了維持治安，我們只好再將牠送給人家。這回小三倒沒哭，她只瞧着那破舊的狗窩，感到無邊的惆悵！這是第一次。

狗的公案總算告一段落，接着就是貓的故事。

家裏鬧耗子，於是在某一次圓桌會議的時候，大家商量養一隻小貓。

第二天，小三放學回家，書包裏藏了一隻黃白黑三色小花貓，看見人「咪唔！咪唔！」直

叫，於是我們都叫牠「小咪唔」，簡稱「咪咪」，又名「小玳瑁」，別號「小玲瓏」，小字「三花」……。

「小咪唔」的確生得可愛，不像 Happy 那樣醜陋討嫌，所以，小三也就漸漸的轉變為喜了。

小三看護「小咪唔」和當初看護 Happy 一樣的細膩，小心，體貼入微，比較一下，可以說是無分軒輊，絕不偏愛，所不同的，只是天天飯鍋裏的牛肉，如今已改成豬肝或是貓魚了。

小貓和小人一樣，富有童心，最愛淘氣，「小咪唔」自然也不能例外，沒事東竄西跳，滿地打滾。再不然亂捉自己的尾巴，在地上來回的轉圈圈，有時候對着鏡子瞧見自己的影子，「咪唔！咪唔！」的叫……小三看見以後，因貓樂而樂，跟着「呵呵」的笑。「小咪唔」的那副憨態，和小三的那副傻態，遙遙相對，真是妙不可言。

天有不測風雲，貓有旦夕禍福，「小咪唔」忽然小有不適，茶不思，飯不想，捲在屋角裏動也不動，小三就心得連電影也沒去瞧。

第二天「小咪唔」病有轉機，吃了四尾貓魚，白飯完全剩下，琪茵說牠患了饑病，小三朝她使勁一瞪眼，好像警告她不該對「小咪唔」無故加以侮辱。

第三天，「小咪唔」又入危險狀態，兩眼無光，渾身打戰，連貓魚也不吃了，小三看了一遍萬金油的仿單，如法泡製的餵了些萬金油，恰巧母親頭痛，嚷着要萬金油，小三說：「且慢！」

於是母親幽默的取笑：「吾未見事親如事貓者也。」

小三正沒好氣，居然反唇相譏。

第四天，「小咪唔」病勢有增無減，四肢拘攣，終於午後五時三刻氣絕，與世長辭，當晚六時半葬於冬青樹下，小三不言不笑，歷數小時之久，這是她第二次的惆悵！

想起來，「小咪唔」確是死得可憐，不過當此亂世，人命尙如草芥，況貓狗乎？所以別人嘆息兩聲也就算了，誰像小三那樣念念不忘！

小三真會庸人自擾，沒有的時候，看看狗窩，已是「鳳去樓空」，看看貓飯盤，又是「人亡物在」，一個是生離，一個是死別，根據過去的經驗，我猜小三一定要在無人之處臨風偷灑幾點傷心之淚罷！

生離死別以後，總算過了幾天清閒日子，可是，「江山易改，本性難移。」小三又忙着到處去物色別的畜生去了。

幾聲「咪唔」「咪唔」的貓叫，喚醒我的午睡，揉揉眼睛一瞧，是幾時家中又弄來一隻小貓？用不着說，這自然又是小三的玩意兒。

其實，家中養隻小貓算得了一回什麼事？而且「小咪唔」死了以後也需要這麼一個小東西，無奈這隻小貓大概與我無緣，否則，爲什麼我對牠一見就生氣？瞧牠蹲在地板上那個怪德性，也就够人受的：兩隻眼睛倒是挺大挺圓，可惜四周都鑲了大紅邊框，臉又不圓，再配上尖嘴，猴

腮，那副雄樣兒真叫人無法形容，尤其難看的是渾身雪白的毛，偏偏拖着一條又粗又黑的不相稱的尾巴，倒像裝上去似的。我想：真虧小三的好眼力，從那兒抱來這麼一個體面畜生？

一陣樓梯響，小三興高采烈的跑上樓來，他歡天喜地的對我說：「大姐，你瞧！我剛抱回來的，這隻小貓很結實，大概不至於死。」

我還沒來得及答話，小貓看見三小姐駕到，通靈似的立刻張開他那張尖嘴：「咪唔！咪唔！」叫個不休，小三看見貓叫，樂得眉開眼笑，俯下身子去逗着貓頑，她那股手舞足蹈的勁兒，和貓的張牙舞爪的樣子，正好成個對比。我不禁又好笑又好氣，誠心挖苦她說：「死了倒也算了，這麼個醜東西！」

「醜東西？」小三撅起了嘴，表示抗議。

「可不是？醜嘴，臉醜，眼睛也醜，」我越說越起勁：「一條尾巴更醜……，」

「尾巴醜？」她抱起小貓，坐在床上，不住的撫弄着貓尾巴：「人家說這是『雪裏拖槍』！」
「雪裏拖槍！」我也學着她剛才的神氣，撅起了嘴。

她瞧我不相信，於是引經據典的說了一大套：「你不知道什麼叫『雪裏拖槍』吧？你說尾巴醜，好就好在這條尾巴，你瞧！全身白毛，配條黑尾巴，不是『雪裏拖槍』是什麼？要是腦門子上再加兩塊黑毛，那就叫『棒打雙桃』，你聽見沒有？」

「倒是沒聽見說過。」我搖搖頭，忍不住大笑起來：「起先還以為你杜撰哩！這麼一解釋，